

历史哲学



威廉·德雷著 王炜、尚新建译

历史哲学

新知文库 22

威廉·德雷著

王炜、尚新建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叶 雨

封面画：张学平

William H. Dray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entice—Hall, Inc. 1964

新 知 文 库

历 史 哲 学

LISHI ZHEXUE

〔美〕威廉·德雷著

王伟、尚新建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7.375 印张 107,000 字

1988 年 1 月第 1 版 198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1—30,000

书号 2002·329 定价 1.30 元

ISBN 7-108-00021-0/B·11

“文化, 中国与世界”

系列丛书

“文化：中国与世界”
编委会

主 编：甘 阳
副 主 编：苏国勋
刘小枫

编 委：

于 晓	王庆节
王 炜	王 焱
方 鸣	甘 阳
纪 宏	刘小枫
刘 东	孙依依
杜小真	苏国勋
李银河	何光沪
余 量	陈平原
陈 来	陈维纲
陈嘉映	林 岗
周国平	赵一凡
赵越胜	胡 平
徐友渔	钱理群
黄子平	郭宏安
曹天宇	阎步克
梁治平	

本书责任编辑：孙依依



目 录

第一章 批判的与思辨的·····	1
------------------	---

第二章 历史的理解·····	6
----------------	---

事实与解释;解释与规律;历史事件的唯一性;
行为的合理性;对克林伍德理论的诘难;实证
主义理论的某些修正;其他几种解释

第三章 历史的客观性·····	41
-----------------	----

历史相对主义;实证主义的回答;承担价值的
人类行为;选择问题;解释的历史和描述的历史;
手段上的重要性与内在的重要性;过去的
价值与现在的价值;客观历史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判断·····	83
-------------------	----

因果问题;原因和理由;原因的相对性;历史
之一例;密谋论;冲突论;修正论;反常和意愿

第五章 历史哲学·····	119
---------------	-----

到目前为止的论证;历史的沉思;体系种种;
三个问题

第六章 形而上学的探讨.....	134
G.W.F.黑格尔；精神与自由；世界历史的进程；辩证法与必然性；经验的还是先验的？选择原则；形而上学的解释	
第七章 经验的探讨.....	164
A.J.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单位；文明的兴衰；大一统教会的意义；经验的方法；观念系统；先决条件的冲突	
第八章 宗教的探讨.....	195
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三种历史观；上帝对历史的主宰；意义与模糊性；自由和原罪；启示与证实；暂时意义与终极意义	
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224
英汉人名对照表.....	226

第一章 批判的与 思辨的

介绍历史哲学首先必须区分“历史”一词蕴含的两层意思。一方面，我们用它指事件的过程：即实在的某一层次，历史学家将其作为专业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我们又用它指历史学家的研究本身，即具有某种确定课题的研究。与这两层意思相应，哲学也经常区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批判的历史哲学。^①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

^① 莫里斯·门德尔鲍姆(Maurice Mandelbaum)的术语“质料的”和“形式的”这两个词也被广泛地用来区分这样两种历史哲学。请参看他的《几个被忽略了的有关历史的哲学问题》一文，载《哲学杂志》，XLIX，第10期(1952年5月8日)，第317页。然而，也许应该指出，每一件被正当地称为“历史哲学”的东西，都不能简单地划入其中一类。例如，请参看费肯海姆(E.L.Fackenheim)在《形而上学与历史性》一书中关于“历史性”的形而上学分析，该书1961年在米尔沃基由马奎特大学出版。

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的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本书并不想考察“历史哲学”一般包罗的各种主要问题。然而，将这个领域划为两大部分的看法却如此广泛地被接受，而且成为基础，以至会出现是否能平等对待二者的问题。

当代历史哲学家在写作时，通常理所当然地用一只眼盯在科学哲学上。因此，提醒读者注意如下事实可能十分有益，即在科学哲学的领域中，很少能相应地区分思辨的和批判的这样两大部分。一般所谓科学哲学完全相应于这里所说的“批判的”历史哲学。它阐明了科学研究的概念与结构。自然体系的哲学研究，或宇宙论那类玩艺儿，如今似乎有点儿不合时尚。或许有的地方还有人干，不过通常也被当作一般形而上学的东西。

应该承认，建构思辨的历史体系似乎也有点儿过时。以极大热情欢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恰恰是《时代与生活》杂志，而不是那些严肃的学术刊物；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时下通常被那些根本一个字也没看过的人当作一个范例，用来说明理论上为何不该这样看。但是，也许因为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历史的理解事关紧要，或者因

为在明显的犹太—基督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气氛中，“历史应该有意义”的希冀特别强烈，所以，思辨的历史哲学远不象宇宙论那样被当作一具僵尸。人们(至少在表面上)还因为它的“洞察力”，或因为它有意义的“观点”而研究它。在心神不定的时候，人们往往相信，无论我们是否研究这个课题，事实上我们都有一暗含的历史哲学。本书无意捍卫自奥古斯丁至今日的哲学家和准哲学家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特殊的体系。它的目的毋宁在于说明这些思辨体系的本质，对它们作一大致的分类，并对这些体系意欲作出结论的某些主要问题作一区别，概述几个体系的要义，并提醒人们注意这几个体系中的某些困难。这就是第五章到第八章的主题。

前面几章将通过讨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来介绍一下批判的历史哲学。在解释有关问题的选择时，进一步参考科学哲学也许十分有益。因为批判历史哲学的存在理由与历史研究是否能在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甚或工程学这类意义上成为“科学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历史是——或应该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那就无须乎对历史的研究进行单独的批判。历史方法大概就是

科学方法，完全适合于历史学家感兴趣的特殊课题。历史也将被列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批判的历史哲学在不足一个世纪的迅猛发展中，其兴趣一直明确地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哲学家虽然并不完全否认历史可以具有某种局部的特殊性，但是他们始终认为，没有什么根本特殊的东西能够证明历史的独立研究是正当的。持这种立场的哲学家现在经常被当作“实证主义者”；而且，尽管这个词的涵义容易被人误解，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还将使用它。“实证主义者”的对立面称之为“唯心主义者”。^①虽然人们可能经常使用一些不大确切的哲学术语，但至少在唯心主义哲学家克林伍德、克罗齐、狄尔泰甚至黑格尔那里，确实有很多这类奇思妙想，即认为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有自身的目的、概念和方法的学科。

本人相信，历史研究确实有一些特点，由于这些特点，使得人们误把历史无限定地称为科学。否则，我就不会认为在《哲学基础丛书》^②中值得

○ 关于用这种方式将批判的历史哲学家分为唯心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这种倾向的批评，请看莫里斯·门德鲍姆的《历史的解释：“覆盖规律”问题》一文，载《历史与理论》·1（1961年第3期），第229—230页。

② 本书属美国《哲学基础丛书》中的一种。——译者注

用这么多的篇幅来谈批判的历史哲学。因此，本书的前半部用来讨论与此争论直接相关的问题，以及近来批判的历史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看来是再好不过的了。问题首先在于历史学家试图对他的课题作出的理解或解释，在这方面，只要是唯心主义者肯定的，便会遭到实证主义者否定，也就是说，这在概念上完全与科学研究的探索不同。其次，问题还在于历史学家所寻求建立的结论是否能够具有科学家所要求达到的客观性。再次，这里还有一个分歧，即唯心主义者总想对实证主义者相信的东西提出诘难。紧接着是要考虑历史中的因果判断问题，在这里，上面已经提出的问题将再次以略有所别的形式表现出来。

还有一点也许应该另加说明，即虽然一般说来，我一直要求自己关心所讨论问题的焦点，然而，让读者了解争论双方的某些论据却也是本书的目的。由于这种关系，本书脚注中提示了近期文章和著作作为正文的补充，这将有利于读者的理解。

第二章 历史的理解

事实与解释

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澄清和分析历史的“观念”(idea)。因此，我们开始即可以询问：历史研究是干什么的？至少从外表上看（即使这一点也有人提出异议），历史学家所关心的是过去。当然，更准确点儿说，是人类的过去；而且，有些哲学家把后面的限定词作为一个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不能用于自然事件。因此，R.G.克林伍德责备萨谬尔·亚里山大(Samuel Alexander)泛谈万物的“历史性”。^①即使谈论自然客体的“历史”亦可以为人理解，然而很清楚，那并不是我们实际看到的历史所关涉的事情。历史中确实可

^① 见《历史的观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群星丛书)第210页。

以涉及自然事变，但那只是人们认为它们对历史学家谈论的历史有某些影响或提出某些问题。历史视野的另外两个限定也可以大致提一下，尽管它们可能更有争议。第一个就是象克林伍德和其他唯心主义哲学家一再强调的，历史首先与人类的活动有关。伊丽莎白女皇是否在某一天早晨得了咽炎这样的问题要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有当这个病妨碍她出席枢密院的会议时才可能。这也可用来说明第二个限定：即虽然在一种意义上，历史总是关涉个人的活动，但它却不是就个人活动而关涉个人活动。一个行为，除非它具有门德尔鲍姆所说的“社会意义”，^①才能成为历史学家的课题。

如果历史关心的是以往人类具有社会意义的行为，那么，这种关涉的本质是什么？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找出这些行为是什么，即“确立事实”。这就提出了我们在本书所涉及到的批判的历史学家的第一个问题。确实可以说，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仅是确立事实，而且要理解事实。因此，历史学家就必须进行解释。

^① 《历史知识问题》(纽约，生活权力出版公司，1938年版)，第9页，第14页。

有一些历史理论家，他们总是否认历史学家曾经或应该对任何事情给予解释，并以这样的方式来回避我们现在正准备谈论的问题。他们会说，历史仅仅是要确切地发现所发生的事件。如果人们找到某种解释，那也是从其他领域找到的，譬如从社会科学，历史学家也许为之提供原始的“事实”材料。确实，历史学家们自己划了这样一条线，拒绝对他们的解释方式承担说明的义务。然而，只要稍微浏览一下历史学家的著述，人们就会证明他们这种声明的虚伪性。历史学家始终要求“阐明”或“澄清”他们所谈及的东西，而且，他们的表述又大量地混杂着“由于”、“因此”、“因为”这样一些解释性的措词，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种莫名其妙的谦虚态度感兴趣。

解释与规律

如果历史学家真地要求理解，他们的解释采取什么形式呢？他们令人满意的解释概念是什么？人们可以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课题的本质可能对解释有特殊的要求。然而，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家却否认这种思考的合理性。对他们说来，

解释的概念就是主体中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成功的解释必然是相同的。然而，当要求他们用最清楚的例子说明时，他们却让我们去看这种思想表达的最清晰的地方，即看物理科学。如果历史学家确实作出真正的解释，我们可以认为，它们在概念和结构上都非常近似于科学解释。

科学解释本身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牵强附会。然而，一般人似乎都承认，在解释特殊事件的范围里，它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它们可以预见所解释的东西，将其归在普遍的经验规律之下。在观念形态中，这种归类展示出一个演绎模式：一个断言被解释事件的陈述在逻辑上可以根据某些经验上已证实的一般规律，从表现某种先行条件的另一些陈述中推出。即使在常识的层次上，同样的模式也行得通。倘若我想解释屋顶上石板的坠落，我必须借助于万有引力，并加上先行条件，即很不幸，这石板下没有支撑。如果我想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同样必须勾画先行条件，并根据相应的规律推出事件的发生。卡尔·亨普尔(Carl Hempel)在对这种观点的权威性解说中，将这个模式作了如下描述：

历史解释的目的也在于表明，事件不是

“机遇问题”，而是可以根据某些先行的或同时的条件加以预料的。这里所说的预料，不是宗教的预言或神谕，而是理性的科学预测，它以一般规律为前提。^①

当然，在科学中，解释时所要求的规律自身也会在有关的特殊学科中成为发现的对象。而在历史中，由于研究的目的不是建立规律，解释时所要求的那些规律就不得不从其他地方得来——可能从社会科学，甚至也可能从我们平时称之为常识的一般世界经验得来。象C.B.乔因特(C.B. Joynt)和尼古拉·里谢尔(Nicholas Rescher)表述的那样，历史“不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生产者，而是一般规律的消费者”。^②然而，起源问题并不直接与实证主义者的主张相符合，因为主张基本上是概念性的东西。它的内容是已知规律与能给出

① 《历史中一般规律的功能》，又收录在帕特里克·加德纳(Patrick Gardiner)编辑的《历史理论》中(纽约：格伦库公司自由出版社，1959年)，第348—349页。下边对亨普尔论点的讨论，大部分选自我的《历史规律和解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9年)。对科学解释性质的更玄妙的陈述，请看亨普尔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和理查德·拉德纳(Richard Rudner)的《社会科学的哲学》，这两本书均属普伦蒂斯—霍尔基础哲学丛书。

② 《历史中的唯一性问题》，载《历史和理论》，I，第2号(1961年)。